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七

陽湖洪亮吉學

傳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詁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襲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詁】賈逵云汶陽鄪魯二邑史記集解按此則賈逵左傳本作鄪與史記同索隱曰鄪今作費音秘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杜本此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詁】王符潛夫論作郇息按此則息蓋晉大夫食采于郇因以爲氏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郇荀古字通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竹書紀年下有黯字又竹書紀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

叔黔豈息之宗耶請以屈產之乘【詁】服氏謂產爲產生也公羊疏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虢作郭戰國策同【詁】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史記集解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宋本及穀梁傳強竝作彊【詁】廣雅懦弱也杜本此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水經注顛作巔【詁】郡國志河東郡皮氏有冀亭大陽有顛軨坂杜同此酈道元云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也伐鄍三門【詁】說文鄍晉邑春秋傳曰伐鄍三門服虔云鄍晉別都郡國志注又云謂冀伐晉也本疏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道元注亦謂之三門矣冀之既病則

亦惟君故 詁 服虔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

同上

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 詁 荀子作御旅按御與迓同尙書迓字皆作御御迎也迎卽逆也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詁 服虔云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三十里史記集解水經注同惟無北字先書虞賄故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國語及管子呂覽劉向說苑茲作豎刁漢書作豎貂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詁 韋昭國語注稔熟也杜本此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詁】爾雅祥善也杜本此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詁】王逸楚辭注囿苑也杜本此　蕩公【詁】賈逵云蕩搖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諸本竝誤作未絕之也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史記齊世家作楚成王興師問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詁】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書疏服虔同本疏　按廣雅釋名竝同賈服又呂覽乃合纍牛騰馬游牝

于牧高誘注槃牛父牛也騰馬父馬皆將羣游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詁】服虔云召公奭史記集解京相璠曰召亭在周城南十五里水經注杜取此曰五侯九伯【詁】賈逵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周禮疏杜取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大公爲王官之長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詩疏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詁】服虔云是皆大公始受封土疆界所至也史記集解南至于穆陵【詁】春秋大事表穆陵關在青州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北至于無棣【詁】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淇水下又引京相璠曰舊

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通典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酈道元云管仲以責楚無棣在北方之爲近爾貢包茅不入高誘呂覽注引傳包茅作苞茆顏師古漢書注亦同詁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賈逵云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史記集解王祭不共說文引傳共作供釋文云本亦作供按共供古字通無以縮酒詁說文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按今本作縮周禮鄭興注莤讀爲縮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復詁服虔云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史記集解按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没而不復

盜一本有沒字唐石經于而字上亦旁增一沒字又正
義引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
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呂覽注作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詁
宋忠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
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也本疏杜本此說文顏水厓人所賓
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廣雅云濱厓也頻頻比也
徐鉉曰今俗作水濱非是按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毛傳頻厓也鄭箋云頻當作濱殊誤今濱又別作瀕
或省作浜要皆頻之或字也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
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詁】說文徼循也憿幸也按玉篇徼字始要求遮二訓今尋傳義則說文循幸二義竝通古字徼憿同釋文作僥非也杜注宣十二年傳作要福義亦同玉篇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本或作漢以爲池衍水字【詁】服虔云方城山在漢南史記集解又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詩疏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至江夏沙羨縣入江水經注汝水又東得醴水醴水又屈

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是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万字舊本譌方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按此則方城當作萬城或作万以字近又譌作方矣臧琳經義雜記亦云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杜方城取服說漢水本水經地理志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當以齊侯絕句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音）方言

屝屨麤屨也廣雅屝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杜本此

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詁賈逵云謂朝天子以命用師御覽於是

有以袞斂詁賈逵云袞斂上公九命服袞也同上冬叔孫戴

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初晉獻公欲

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詁馬融云筮史短龜史長周禮疏且其繇曰

專之渝攘公之羭詁說文渝變也攘除也虞翻易注王逸

楚辭章句竝同杜本此一薰一蕕詁廣雅薰草蕙草也王

逸楚辭章句蕙香草也杜本此按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

燒是矣禮記內則牛夜鳴則庮鄭元注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庮蕕古通十年尙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詁服虔云齊姜廟所在史記集解歸胙于公穀梁作致福于君史記作歸釐于君詁韋昭國語注胙祭肉也按胙止可訓肉杜注云胙祭之酒肉則于訓詁不通矣下八年賜齊侯胙卽云祭肉與韋注同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詁晉語驪姬受胙寘酖于酒寘堇于肉賈逵云堇烏頭也公祭之地地墳穀梁墳作賁賁墳古今字與犬犬斃詁說文獘頓仆也春秋傳曰與犬犬獘从犬敝聲或作斃按五經文字注云獘字見

春秋傳又作斃足知唐本又多作獘字也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詁呂覽上德篇大子遂以劍死韋昭國語注新城曲沃也新為大子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

詁酈道元云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羊求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夷吾奔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詁左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五經異義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禮疏及通典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詁服虔云分爲春秋分至爲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啟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啟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御覽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本疏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

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詁】服虔云蒙茸以言亂皃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史記集解）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詁】史記晉世家曰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韋昭國語注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索隱曰卽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按披勃同音履鞮急讀卽爲披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諸本或作挍今定作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袪【詁】服虔云袪袂也同上按說文袪衣袂也袪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袪杜取服說 遂出奔翟【詁】酈道元云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水經注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本又作取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詁】服虔云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御覽 謀甯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

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諸本作栢今从晉本定作柏 詁 地理志汝南郡陽安應劭曰故道國又西平應劭曰故柏子國也杜本此　按杜本陽安今作安陽葢傳寫誤汝南郡別有安陽縣應劭曰故江國也方睢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 詁 廣雅翫習也杜本此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諸本謂誤爲今改正 詁 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詩疏　按玉篇引說文酺頰也左氏傳曰酺車相依亦作輔

今考說文輔字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徐鍇本有此八字徐鉉本無从車甫聲人頰車也酺字云頰也从面甫聲不引春秋傳是許君所見左氏本作輔字無疑玉篇引說文作酺當別有所本要之古酺輔本通故傳寫亦不一服虔注頷當作頷說文頷顄也是服義與許君同脣亡齒寒

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史記作大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

詁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本疏按虢有三晉太康地記扶風郡雍西虢地也平王東遷虢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又下陽亦名北虢

水經注下陽地理志所謂北虢也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詁】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當爲愛桓莊之族甚也本疏按服所據當係古文必非妄改正義譏之非是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詁】詩毛傳據依也按玉篇等亦同葢言神所據依較杜訓安爲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詁】說文香芳也春秋傳曰黍稷馨香按杜本馨香之遠聞亦用說文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詁】服虔云繄發聲也言黍

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詩疏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詁鄭元禮記注行去也杜本此曰虞不臘矣詁獨斷臘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今按合之禮記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是臘祭三代有之故宮之奇亦云然宋儒朱子云秦時始有臘祭余一言以斷之曰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如謂臘始于秦

則秦改臘爲嘉平亦云嘉平始于秦可乎又不待辨而明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詁]地理志宏農郡陝故虢國杜本此酈道元云昔周召分伯以陝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卽號之上陽也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漢書律歷志作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詁]賈服等皆爲均均同也周禮疏服虔又云袀服黑服也文選注惠棟云古戎服尚黑戰國策顧令補黑衣之數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五行志引傳作袀劉逵吳都賦注引亦同儀禮士冠禮曰兄弟畢袗乎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司馬彪輿服志曰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曰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齊衣

也袀袨猶袗元上下皆元故謂之黑服謂均服服爲黑服失之袀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今按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注云純讀爲均服之均李善閒居賦注引傳作袀廣疋云袀戎衣也左傳袀服振振呂覽悔過篇今袀服四建高誘注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今服虔注偁作袀是漢時左氏本作袀服也釋文亦云字書袀音同劉逵吳都賦注引傳亦作袀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漢書五行志作犇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五行志引此上多十月朔三字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詁】史記晉世家曰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說新語注百里奚字井伯按古今人表百里奚列上之下井伯列中之下則非一人也以媵秦穆姬【詁】孫炎爾雅注送女曰媵杜本此而修虞祀【詁】服虔云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集解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言上一本無且字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詁】賈逵云晉右行大夫同上按賈據僖十年傳文爲說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詁】聲類郤鄉在河内一切經音義按此則芮食采于郤後因

以爲氏也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詁**郡國志南陽郡宛有東武亭杜同此　許男面縛**詁**廣雅偭偝也漢書賈誼傳偭蟂獺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竝云偭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張宴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偭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爲臆說衘璧大夫衰經士輿櫬**詁**說文櫬棺也春秋傳曰士輿櫬杜本此下襄二年亦同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詁**說文祓除惡之祭也

杜本此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則風俗通作苟 詁 詩毛傳競強也 杜本此 何憚於病 詁 詩鄭箋憚

難也 杜本此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

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呂覽

注疵作玼 詁 說文疵病也鄭元禮記注瑕玉之病也陸德明

釋文瑕玼過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公子文聞其欵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詁）韋昭國語注攜離也杜本此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諸本作若君今从石經宋本改正）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三體石經作晉今从唐石經定作替字）詁詩毛傳替廢也（杜本此）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詁索隱稱志林介者因也（杜本此）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詁服虔云鄭伯罪之也（御覽）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釋文叔作州）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

桑史記作齧桑詁服虔云狄地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
采桑津杜同此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詁服氏云不薨于寢寢謂小
寢杜取此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禮記疏不
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
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史記作茲甫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
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

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詁】周禮大行人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周禮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按此當是服注杜亦本此立說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詁】馬融易注七十曰耋服虔同詩疏杜取此加勞賜一級【詁】鄭元禮記注級等也杜本此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詁】方言云顏額為顙也中夏謂之顙東齊謂之顙河潁淮泗之間謂之顏賈逵國語注八尺曰咫說文周禮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咫杜取此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詁】爾

雅余身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杜本此　按岳氏本以白字絕句今考釋詁文朕余躬身也邢昺疏引此傳云齊侯曰小白余是當以余字爲句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水經注作育【詁】鄭元儀禮注在存也杜本此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外傳作丕史記晉世家作邳【詁】賈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詁】賈逵云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同上杜取此　初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詁】方言眇小也眇藐古

字通按惠氏譏顧氏炎武訓藐爲小爲未嘗不知實本

方言呂諶字林又云藐小兒笑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詁】廣雅耦二也猜疑

也按杜注訓耦爲兩亦此意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

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史記圭作珪尚作猶詁詩毛傳玷缺也杜本此按說文引詩玷作刿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詁服虔云晉地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杜同此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釋文令本又作命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詁王符潛夫論隰氏姜姓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詁爾雅弄玩也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公謂公孫枝曰史記作支詁服虔云秦大夫公孫子桑史記集解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詁爾雅則法也杜本此按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

呂覽稽勳篇赤章曼支曰詩曰惟則定國則此四字乃逸詩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詁廣雅僭差也高誘呂覽注賊害也杜本此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詁賈逵云周卿士史記集解杜取此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文選注引傳作二公詁服虔云奚齊卓子荀息也同上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詁按公羊傳作不亦病乎廣雅病難也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外傳大作世檀弓史記漢書共並作恭　秋狐突適下國詁服虔云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同上按說苑立節篇獻公卒突卽辭歸自殺蓋屬虛語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詁論衡死僞篇引作大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詁賈逵云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

生不自明而姒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本疏余得請於帝矣詁服虔云帝天帝謂罰有罪史記集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詁賈逵國語注歆貪也按說文歆神食气也義亦與賈同杜注歆饗也本詩毛傳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詁詩毛傳殄絕也杜本此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史記作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史記作獘論衡敝下多一之字詁賈逵云敝敗也韓晉韓原史記集解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史記作呂省詁按呂甥先又嘗食邑于虢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伐虢滅下陽命瑕父呂甥邑于

虢水經注云地理志所謂北虢也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詁詩毛傳茂無也杜本此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詁服虔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本疏按劉炫亦爲服言是不取杜說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詁按此上七人即七輿大夫之名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李斯書丕作邳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詁】說文惰不敬也从心隋省春秋傳曰受玉惰或省自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己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揚拒泉皋【詁】郡國志河南郡雒陽有前亭披泉前古字通 杜同此　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詁】韋昭國語注郛郭也 杜本此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其楚職曰自

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詁史記楚世家作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今按滅蓼在魯文公三年時爲楚穆王四年非此一時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詁韋昭國語注平和也服虔云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史記集解杜本此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詁賈逵云節時也同上杜取此　王肅云春秋聘享之節也同上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詁服虔云陪重也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同上　王曰舅氏詁賈逵云舅氏言伯舅之使

也同上杜取此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詁】惠棟曰應讀爲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爲膺謂督不忘【詁】爾雅督正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詁】爾雅愷樂也悌易也杜本此　神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詩】毛傳戍守也杜本此　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薦饑【詁】按文選注引傳作晉洊饑字書曰洊仍也爾雅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薦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薦杜注麥禾皆

不熟盍亦本此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詁服虔云百里奚秦大夫史記集解對曰天災流行史記作菑下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詁服虔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同上杜取此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詁按雍近渭絳近河以舟輸粟故云汎舟之役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

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諸本竝作匡蓋相沿避宋諱今皆改正下同）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詁】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

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即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即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爲所烝唐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且云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詁】郡國志宏農郡陸渾西有虢畧地華陰有太華山河東郡解有解城此杜同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詁】爾雅敗覆也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詁】惠棟云上林賦曰

江河爲阹注云遮禽獸爲阹阹卽去實一字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詁**服虔云孫順也（史記集解）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史記揚作陽）**詁**服虔云二子晉大夫也（同上）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

詁賈逵國語注憤盛也（一切經音義）按賈注此傳亦當作盛滿解鄭元樂記注賁讀爲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血氣

狡憤王粲登樓賦氣交憤于胸臆李善注引杜云交戾也是交狡賁憤古字並通陰血周作張脈僨興【詁】說文衇血理之分衺行體中者从𠂢从血衇或从肉籀文作䘑按此則今本作脈不誤釋文石經並同張有復古編以爲俗作脈非過矣僨當作賁或作濆禮記射義賁軍之將鄭元注賁讀爲僨穀梁僖十年傳地賁范甯注賁沸起也又管子勢以待天下之濆作也尹知章云動亂也陸氏附注以爲僨無動義譏杜失之是矣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

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詁爾雅狃復也孫炎注狃忕前事復爲也按杜注狃忕也即本此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詁鄭元禮記注還言便也廣雅濘泥也杜本此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詁高誘呂覽注愎戾也杜本此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史記由作繇虢射爲右詁服虔云虢射惠公舅史記集解輅秦伯詁服虔云輅迎也同上杜取此將止之詁韋昭國語注止獲也杜本此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詩疏拔作茇詁周禮夏官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說文废舍也从广犮聲詩曰召伯所废按此則字當作废跋拔茇古字通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周禮禮記疏並引作戴皇天而履后土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詁按此下傳文或有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釋文曰自上天降災至

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文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妄加也今按釋文四十七字七當作二葢誤并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耳此後人校勘之疎孔疏亦云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三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據此則服杜本向皆不誤服杜以後人妄增今據削去乃舍諸靈臺【詁】詩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孔穎達疏云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水經注豐水又北逕靈臺西括地志雍州長安縣有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今按杜注云所以杜絕令不得通外內或即以此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

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詁韋昭國語注任當也杜本此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詁韋昭國語注據禮記云縶字子顯盧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爲韅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刊本多誤作祇詁說文緹从糸是聲緹或从氏詩毛傳祇適也玉篇祇之移切適也又音岐漢書竇嬰傳祇皆懟是明揚主上之過師古曰祇音支其字从衹今从石經定作祇字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詁

按竹書紀年作瑕父呂甥今考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曰瑕父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故又稱瑕呂劉昭補注引張華博物志河東郡永安有呂鄉呂甥邑也是瑕呂皆所食采地杜注云姓瑕呂名飴甥非矣下傳云陰飴甥陰亦釆邑名且召之子金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鄭元禮記注貳作二

詁 鄭司農周禮注貳副也按杜訓貳爲代非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詁 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本疏按外傳作轅田賈逵注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云爰引也籒文以爲車轅字又按趄田易居也徐鍇繫傳云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

謂以田相換易也孟康地理志注轅爰同今考爰田當以賈義爲長杜注取服虔說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詁韋昭國語注征賦也廣雅繕治也杜本此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詁按作州兵蓋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畧增兵額故上云甲兵益多非僅修繕兵甲而已杜注似非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詁說文衁血也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廣雅同此杜本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貺本亦作況詁詩毛傳貺賜也

杜本此 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同上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詁 服虔以爲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同上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詁 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同上 應劭漢書注相助也杜本此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 詁 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一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同上 車說其輹 詁 說文輹車軸縛也馬融易注輹車下縛也杜本此 火焚

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詁 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 同上 説文四邑爲丘 杜本此 鄭元禮記注曰輿區同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詁 服虔云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 同上 姪其從姑 詁 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 杜本此 六年其逋 詁 廣雅逋亡也 杜本此 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詁 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 杜同此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釋文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詁按及可數乎猶數可及乎葢倒字法也今仍以及字屬下讀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詁詩作噂按說文噂聚語也僔聚也並引詩小雅傳噂古字同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詁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本此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寗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詁】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同上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史記作餽【詁】賈逵云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蛾析外傳作蛾晳謂慶鄭曰【詁】釋文曰蛾本或作蟻惠棟云婁壽曰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聚蛾蜉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今按禮記蛾子時術之後漢書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蛾音魚綺反卽蟻字也今釋文有五何反廣韻于歌部列晉大夫蛾析似誤盡

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詁】馬融王肅皆以箕子爲紂諸父史記集解鄭元王肅皆以爲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兄本疏按此則杜取服說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詁】按御覽引水經注云睢陽有隕石水一名滐溝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涸竭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處爲津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詁】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

疾故鶂逢風卻退史記集解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漢書五行志作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詁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鶂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穀梁疏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漢書所上有之字詁服虔云鶂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有所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鶂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本疏吉凶由人漢書由作繇詁按由字當是古甹字說文甹木生條也又別有邎云邎徑也

假借作由古字多通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詁】按狐即狐突食邑厨即厨武子食邑鐸即鐸遏寇食邑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入河杜本此　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諸本戍上衍而字今从石經刪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詁】說文孕懷子也杜本此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

名男曰圉女曰妾【詁】服虔云圉人掌養馬官之賤者不聘曰妾史記集解說文春秋云女爲妾妾不聘也杜取此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史記作徐姬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詁】服虔云內婦官也史記集解多內寵按漢書顏師古注文選李善注引此傳皆無內字今考此內字蓋因後內寵之文而衍且服杜皆舍此句而注下句其意自明但石經宋本皆有此字姑仍之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詁】賈逵云宋華氏之女子同杜取此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詁】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同上杜取此按管子有棠巫與此或係一人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賈誼新書作狄牙大戴禮記淮南王書並同稽康琴賦云狄牙爽味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詁】服虔云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而立公子無虧史記漢書人表作無詭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

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詁】賈誼新書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別本後作從誤狄師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詁】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張華博物志瑯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此郡國志瑯邪沂有叢亭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風俗通引此無祀字下句引傳作民人神之主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詁】爾雅伯長也杜本此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釋文云伐衍字按石經宋本並有今仍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詁】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齊桓之好也、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詁賈逵云溝塹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詁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此時也本疏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詁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史記集解　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

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詁**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本疏貶食省用務穡論衡引作嗇勸分**詁**鄭元儀禮注收斂曰穡按杜注穡儉也疑字近而誤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任宿須句顓臾【詁】郡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姓杜同此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道元云杜注非也地理志曰壽張西北有朐城者是也郡國志泰山郡南武陽有顓臾城杜同此

風姓也釋文本或作皆風姓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詁】詩毛傳司主也杜本此按皞與昊通禮記月令其帝大皞釋文皞亦作昊昭十七年郯子來朝篇少皞大皞漢書律歷五行等志引作少昊大昊孔子世家家語竝同說文作皞及漢書鄭崇傳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皞字與昊同今从石經及善本定

作皥字又按水經濟水與河合流至乘氏縣又分爲二其一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又北過須昌縣西是此上四國皆近濟水必當有濟水之祠故世守其祀也杜注畧同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詁賈氏曰但因成風風來不見公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釋例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詁詩毛傳保安也杜本此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三月鄭伯如楚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詁**服虔云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史記集解杜取此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詁**服虔云富辰周大夫同上杜取此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詁**詩毛傳鄰近也孔甚也云旋也杜本此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釋文本亦作御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詁詩鄭箋顯明也毛傳思辭也杜本此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

詁說文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按近人疑通俗文出李虔不知李虔所作係續通俗文唐藝文志分晰甚清辯已見更生齋集中故此書凡服虔通俗文悉皆錄入以補服注之鈇又按蠆當从說文作蠤惠棟云李翊夫人碑亦作蠭蠤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詁說文冑兜鍪首鎧也杜本此郡國志梁國雎陽有魚門劉昭注引此傳楚人伐宋

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詁晉語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注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杜本此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詁詩毛傳殲盡也杜本此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詁說文傷創也鄭元禮記注創之淺者曰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詁說文勍彊也春秋傳曰勍敵之人廣雅勍勍武也隘而不

列文選注引作險而不成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詁周書謚法解彌年壽考曰胡胡大也爾雅耇壽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詁說文儳儳互不齊也蓋謂及其成列不齊鼓之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詁爾雅俘取也李巡曰囚敵曰俘詩毛傳殺而獻其耳曰馘說文作俘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字林云截耳則从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注云馘所截耳明當以耳旁

爲是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詁**爾雅柣謂之閾孫炎曰柣門限也戎事不邇女器**詁**詩毛傳邇近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器物用也杜本此　丁丑楚子入饗石經及宋本並作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芉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史記作瞻呂覽作被瞻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穀梁緡作閔下同**詁**服虔云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集解杜取此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

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水經注焦引作醮 詁 地理志沛郡譙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南頓本頓國杜本此

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詁 服虔注云古者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史記索隱按此則服訓質爲贄贄質古字通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韋訓質爲贄正義申杜質形體也是杜訓質爲形質之質

合數家之訓則服義得之矣貳乃辟也【詁】爾雅辟辠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敎之貳也父敎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釋文本亦作呈之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卒【詁】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詁】爾雅釋樂商謂之敏釋文敏審也高誘呂覽注審實也掞辟不敏蓋辟不實耳杜同

此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箋]季奇漢書注保恃也包咸論語注校報也杜本此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箋]服虔云胥臣曰季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狄人伐廧咎如[箋]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同上杜取此　按玉篇廧同牆戰國策趙皆以荻蒿苫楚廧之漢書鄒陽傳牽帷廧之制李善文選注引韓非子曰董閼于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悄加廧深百仞蔡邕石經論語凡宮牆字从土从嗇今从唐石經作廧字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釋文儵作鯈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詁賈逵云衛地同上京相璠曰今衛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縣水經注杜同此穆天子傳白鹿一牾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焉五子丘之是曰五鹿按此則五鹿之名蓋起于此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外傳作野人舉塊而與之史記晉世家作野人盛土器中進之漢書律歷志作乞食于埜人野人舉凷而與之按說文凷墣也从土从一屈象形或从鬼是塊當依漢書作凷爲正但釋文石經等並作塊今姑仍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史記作趙衰曰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詁服虔云八十匹史記集解杜取此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詁服虔云懼

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同上杜取此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從上說此姜下有氏字下亦同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石經醉上有飲之酒三字後人所增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詁高誘呂覽注共公名襄昭公之子聞其駢脅駢應作骿說文骿并脅也晉文公駢脅論衡作比脇按晉語作骿與說文合金樓子作骿脇詁廣雅脅幹謂之肋通俗文掖下謂之脅欲觀其裸釋文本一讀至裸字絶句詁說文廣雅羸袒也羸裸字同浴薄而觀之詁外傳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按微薄即帷薄也音義並同韋昭訓微為蔽訓薄為迫義較迂曲又按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當係賈逵注國語下脫注字耳高誘淮南王書注云使袒

而捕魚設薄而觀之義亦同杜注本韋昭說亦訓爲追然究不若篆字解有實據韓非子十過篇又作袒裼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韓非子作釐負羈史記漢書並同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詁顧炎武云當以此絕句按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詁鄭元周禮注蕃蕃息也杜本此晉公子姬

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詁】一切經音義引舊說儕猶輩類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按鄭元注樂記亦同杜此注用鄭曲禮注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呂覽注引作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詁】賈逵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史記集解引）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呂覽注引作周還）【詁】爾雅弓無緣者謂之弭韋昭國

語注槖矢房通俗文弓檠謂之韇鄭元禮記注屬猶著也楚本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高誘引作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高誘引公子下多重耳二字

詁按此衰字當作興字解如古訓亂為治同與下天將興之興字互文古人往往有此文法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旣而揮之

詁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鄭元儀禮注匜沃盥器也杜本說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為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湔也義轉迂曲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

我【詁】晉語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
而納幣且逆孔晁曰歸懷嬴更以貴妾迎之也公子懼
降服而囚【詁】服虔云申意於楚王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
屈於不知己本疏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詁】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
似誤也按杜云逸詩誤劉炫規之是矣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春秋左傳詁卷七終

曾孫用懃校刊